

十
口
田
口

古画

GU HUA

本来是小说，却如画，如苏州园林，幽邃、妩媚，处处皆景，语言简练中宛转着古典气息，凝结为浓郁的江南文化意韵。亿万富翁、古村落的开发、高尔夫球场、跑马场、游艇俱乐部这些时尚词语，现代故事，拨乱了苏州的清弦雅韵，成为现代的变奏。

唐晓玲的苏州，是正迎接新世纪挑战的苏州

——编者



唐晓玲◎著



上部

湖南文艺出版社

古 十 口 一 田 口 画

上部

唐晓玲◎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画 (上部) / 唐晓玲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0.4

(大风原创长篇丛书)

ISBN 978-7-5404-4563-8

I. ①古…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065364 号

古 画

(上部)

唐晓玲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谢不周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80,000 印数: 1-50,000

ISBN 978-7-5404-4563-8

定价: 26.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小麦，你到底还要等什么呢？

1. “世外桃源”新西兰·····001
2. 在奥克兰的天空塔赌最后一把·····002
3. 一对红嘴黑天鹅游过来·····006
4. 幸亏没做副市长·····007
5. 小麦，你到底还要等什么呢？·····009
6. 把五亩园变成富人的天堂·····013
7. 是谁葬送了田获稻的政治前程？·····015

第二章 一九九九

1. 盆景·····018
2. 阿蛮·····024
3. 尹红·····026
4. 夏天星·····028
5. 银行行长·····034
6. 张红梅·····036
7. 《耕乐图》·····038

第三章 一年二年老去

1. 明日后日花开·····041
2. 可夏老板等不及·····043
3. 时间真像一根神奇的魔术棒·····047
4. 路易·威登的拉杆箱里只装了几包快餐面·····049
5. 花窗正对着那株千年老梅·····052
6. 在古画鉴定界，谁敢挑战赵老的权威呢？·····057
7. 顺应自然 敬畏自然·····058
8. 救了他的还是他的好弟兄·····060

第四章 美田：融天地之大美

- 1. 杜小麦：似这胜过美玉的瓷器.....063
- 2. 田获稻：二十年一个轮回.....065
- 3. 老支书：三搬救兵.....067
- 4. 张水大：能入我眼的都是名媛闺秀.....072
- 5. 向小苏：从他嘴里套不出有用的情报来.....076
- 6. 美田：融天地之大美.....081

第五章 姚黄魏紫

- 1. 张水大平生有三大爱好.....084
- 2. 难道爱情比革命还重要吗？.....087
- 3. 别跟我提你那该死的鱼.....087
- 4. 四季花宴.....088
- 5. 田获稻记忆中的那个千紫.....092

第六章 百万富翁是怎样被谋杀的

- 1. 我们是怎样谋杀一个百万富翁的？.....096
- 2. 童年的麦田.....101
- 3. 娘娘会.....105
- 4. 尊重人家的隐私权.....108
- 5. 张水大的罗曼史.....111
- 6. 小女子吊带衫，超短裙，肥白鲜嫩.....113
- 7. 解铃还须系铃人.....116

第七章 时尚物语

- 1. 湿地生态园开工了.....118
- 2. 十三亿人吃饭是天大的事情.....122

3. 我家的牛也要去，它不比你们少干活·····	124
4. 村人都以为他中了美人计·····	125
5. 在中国，村一级干部最难当·····	127
6. 老支书暗恋你一辈子呢·····	128
7. 水田飞白鹭·····	131
8. 古代仕女与老虎伍兹打高尔夫·····	136

第八章 警惕你老公办公室的小狐狸精！

1. 考公务员就因儿子的一句话·····	141
2. 老板去厄瓜多尔造七星级酒店了·····	145
3. 他们一下车，就被黑压压的人群包围了·····	146
4. 老江这次也是栽在他手里·····	148
5. 你又来要这块地了。告诉你，门都没！·····	150
6. 夏天星要寻找新的靠山·····	151
7. 大柏树商务会所·····	152
8. 你叫甄妮，对吧？·····	155
9. 张水红惴惴不安地问王斌：这得多少钱呀？·····	156
10. 警惕你老公办公室的小狐狸精！·····	157

第九章 水抱青山山抱花

1. 赴宴是一门学问·····	159
2. 水抱青山山抱花·····	161
3. 漂亮房子和漂亮娘子·····	165
4. 败石残址，也入图画·····	167
5. 夏老板，你心也忒黑了吧！·····	171
6. 二次装修，确实毁了你·····	174
7. 你让他分我一杯羹·····	175
8. 红尘中的花市雅集·····	176

第十章 德国乡村的“五亩园”

1. 新农村建设关键在规划·····180
2. 德国乡村的“五亩园”·····182
3. 贾行长的那幅《耕乐图》是假的·····185
4. 田春酒历来干一行爱一行·····186
5. 你在家说话还一副CCTV腔·····188
6. 做大上海的后花园·····192
7. 现在的标语是：防火防盗防记者·····196
8. 保留一幅古意盎然的纯朴乡居画卷·····197
9. 原生态不代表落后和封闭·····198
10. 大屋·····201
11. 企业家人格分裂症·····204

第十一章 你是夫子品行端方

1. 除了女儿，他俩好像再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了·····206
2. 你是夫子品行端方·····207
3. 清泉的禅意·····211
4. 无隐布衣布鞋，一把美髯，仙姿飘飘·····213
5. 现代人最渴望的“桃花源”·····216

第十二章 风吹麦浪

1. 风吹麦浪·····219
2. 一个女人，她花红柳绿的日子能有几个七年？·····222
3. 保安笑了：还从没碰到过这么有意思的贼呢！·····224
4. 杜小麦从没这么形象鲜明地刻在他的脑海里·····225
5. 千万别醉驾·····226
6. 莲蓬变相·····228

第一章 小麦，你到底还要等什么呢？

1. “世外桃源”新西兰

面对蓝缎子般的海水，天鹅绒似的草地，和水彩画一样绚丽的别墅区，田获稻从心底感叹，新西兰确实堪称世外桃源。不过，他又想，对我这样一个黑头发、黄皮肤、吃稻米长大的中国人来说，光有牧场和牛羊，光有玫瑰和纯净的空气，闻不见稻花香，听不见秧田里的蛙鸣虫唱，看不见小河里的红蓼和白莲，风光再好，心里也掀不起波澜。

这让他想起第一次与裘行长开车去黄山脚下的宏村，站在湖边的枫香树下，望着那一片粉墙黛瓦的民居，湖中盛开的荷花，不远处的青山和水田，听着树上一阵紧似一阵的蝉鸣，他的心跳加速，“近乡情更怯”，这分明就是他梦中的故乡，小河、石桥、枫香树、老房子，每一个中国人唐诗宋词里的故乡。他的眼眶发热。他仿佛闻到祖父春耕翻起泥土的芳香。

那时，祖母摇着纺车，一遍遍对他们讲述关于五亩园、五亩田以及祖父和大屋的故事。

他们住在面对五亩田的茅屋里，门前是一望无际的秧田和蜿蜒曲折的小河，河岸上开着一丛丛的月季花，河中央开的是菱花，四周开的是蓼花。白鹭成群地在水田上空飞舞。水牛卧在枫香树下歇夏，放牛娃躲在树荫里下五子棋。秧鸡藏在水田深处“姑恶、姑恶”地叫着，还有一种水蜘蛛，乌溜溜的，叉着几支细长的腿，像大侠一样在水上行走如飞。水车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车水的人一边悠笃笃地摇着车轱辘，一边信口唱着古老的山歌。

一过夏至，水田整日都响着“嚓嚓嚓”分蘖的声音，秧苗绿得像上了一层釉似的。水稻开始扬花了。烈日下的风一吹，无边的绿色上面蒸腾起一层隐隐约约的黄色粉雾，混杂着泥腥的气息，稻香熏人，每让人嗅到后不由自主地打出一连串响亮的喷嚏，吓得田里喧闹的蛙鸣戛然而止，秧叶上停着的红、黄、白、绿的各色蜻蜓也一齐纷纷起舞。

秋天，稻子熟了，金灿灿的稻田一望无际，映着瓦蓝的天空，青黛的山峦，风吹稻浪，大地一片辉煌。

李季对他说：“移民吧获稻，你看新西兰的风景，何处不能入画，这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你的桃源梦，只有在这儿才可以实现。”

李季是田获稻的小学同桌，外号“绿油油”。起因是课堂上语文老师让用“绿油油”这个词口头造句，点到他名时，他挠了半天头皮，终于憋出句“爸爸妈妈像庄稼一样长得绿油油的”，顿时笑翻了一教室的同学，连老师也笑得取下眼镜用手背擦眼泪。就是这个“绿油油”，“文革”后恢复高考一举考上南京大学化学系，后来又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跟的导师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毕业后回国内的名校工作了一段时间，水土不服，又转出去了，现在奥克兰大学做教授。

他对“绿油油”说：“好是好，但还是没有中国好。”

“绿油油”说：“获稻，我理解你，你把年轻时所经历过的苦难都诗意化了，因为今天的你成功了。”

田获稻说：“这跟成功不成功没关系，跟我是一个黑头发、黄皮肤、吃稻米长大的中国人有关系。”

杜小麦善解人意地打圆场，说：“李季现在虽是美籍华人，不也跟你一样是黑头发、黄皮肤、吃稻米长大的吗？”

田获稻说：“他早就不吃稻米，改吃面包和牛奶了。”

2. 在奥克兰的天空塔赌最后一把

他们这个澳新旅游团，一共二十人，由七户家庭组成，全都来自于江浙沪地区。

本来，杜小麦同意这次春节出来旅游，就是要让田获稻远离他的那帮麻友。

谁想，第一天到了墨尔本，他就手痒难熬，进了酒店，连行李箱也没打开，就匆匆赶到了皇冠赌场，小试身手，赢了八千多美金。数额虽小，但这一天是中国的农历三十晚上，彩头好。

他对小麦说：“今年我们肯定心想事成，一举拿下‘美田山庄’的项目，打败张蕙芳这个老甲鱼。”五亩园的项目，规划前后修改了不下七八次，但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最终定下来，因为老书记张蕙芳有意见，他坚决不同意在古村落周边修高尔夫球场和跑马场。

杜小麦巴不得他有这样的好心情，大过年的，也就没说他什么。

谁知，这个头一开，往后就刹不住车了。

在悉尼星港城赌场、黄金海岸木星赌场，他都是一路赢过来，手气超级好。

昨晚，他说要到奥克兰的天空塔去赌最后一盘，不论输赢，从此金盆洗手。

杜小麦说：“我相信你，你从来都是一言九鼎的男子汉。”

田获稻紧紧握住她的手，他的左手握住了她的右手。

杜小麦说：“痛死了，你用这么大劲做什么！”

昨天刚到奥克兰机场，一下飞机，田获稻就接到李季的电话，说已在赌场大酒店给他们夫妇俩订了一间顶层套房，反正今晚自由活动，你们可以去赌场试试手气，然后咱们到房间里喝茶聊天看夜景。

田获稻说：“你把房间给我退了，今晚咱们玩个通宵，明天上了车子再睡觉。”

电话里李季哈哈大笑着说：“真的是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了景点就拍照？”

田获稻望着杜小麦，示意她跟李季说。

杜小麦接过他的手机，对李季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他一到赌场就两眼放光，赌一夜也不会打瞌睡，开那么高级的房间纯粹是浪费，你就依他，退了吧。”

田获稻听李季对杜小麦说：“嫂子你可要看紧点，偶尔玩玩不要紧，真的陷进去，那可不得了。”

杜小麦说：“可不是吗，我们出来旅游，就是希望他换一种爱好，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谁知道他还是老样子，景点一个都不记得，赌场倒是一个个背得滚瓜烂熟了。从墨尔本到悉尼，从悉尼到布里斯班，从布里斯班到黄金海岸，每天晚上

他都在赌城酣战。今晚也不例外吧。”

田获稻说：“你小声点好不好？”

杜小麦说：“你怕什么，反正我们这群乌合之众，回国后就散了，谁还认识谁。再说了，我的声音都这么低了，谁还长了顺风耳不成。”

田获稻看见那几个上海女人头抵在一处，嘀嘀咕咕的，十有八九又在议论他和杜小麦。一路上就听到她们三个叽叽喳喳花喜鹊一般，子女、房子、化妆品、国内外的旅游景点，聊得兴高采烈，海阔天空，生怕别人不知道她们是生活优裕，见多识广的上海人。

在墨尔本的黄金博物馆，他不经意间听到她们对他和杜小麦的评价，老夫少妻，说不定还是轧姘头的。晚上回到宾馆房间，他问杜小麦：“我俩的差距，真的就这么大？”

杜小麦刚洗好澡，正对着梳妆镜贴面膜，指指他的头发，说：“你把头发染了，别人就不会这么看了。”

他说：“染什么染，我是少年白，白发显得有气质。我又不是韩国总统卢武铉，为讨公众喜欢，还去做眼袋。”

小麦说：“你也不差呀，都上了福布斯富豪榜了。”

田获稻说：“扯他娘的蛋，谁要上那个瘟榜，那是个杀猪榜，上一个，杀一个。回去后让律师起诉他。”

杜小麦说：“你就装吧，其实你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不说这个了。人家温州解昨晚又给咱们加餐吃海皇蟹了，你不能总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吧。”

田获稻说：“他爱加就天天加呗。”

杜小麦说：“那三家上海人都把他捧上天了，说什么，依一看就知道是阿拉上海人，只有上海人才能格样子。”

田获稻说：“瞎话三千，上海人什么时候大方过？”

杜小麦说：“你不也抠门得很嘛。”

田获稻说：“好，你愿意加就加吧。”

在这个二十人的旅游团里，田获稻给人的感觉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人。

他穿一件圆领针织汗衫，棉布休闲裤，普通的旅游鞋，戴着旅行社统一发给大家的旅游帽，帽檐扣得很低，成天几乎不说话，偶尔说句话，也是用的祈使句：好！行！就这么办！

他成天一上车就睡觉，有时到了景点也不下来。

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每顿吃饭离不开橄榄菜，那是从国内带来的，入关时颇费了一番周折。

温州解给加的龙虾海皇蟹，他从不下筷子，杜小麦解释道，他对海鲜过敏，一吃身上就痒。

大家都以为他是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下人，至多也就一乡下土财主，发了点小财，素质不高，对美景和美食都没什么鉴赏力。

那几个上海女人甚至私下里替杜小麦叫屈，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只有温州解看出点蛛丝马迹，暗自思忖这个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物，你看他的眼神和说话的口气，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连他抽烟的架势，走路的样子，都显得胸有成竹，定力十足。

大腹便便的温州解，好几次想走近田获稻，跟他套近乎，但田获稻的眼睛看着别处，回答问题从不超过三个字。

“请问田老板在哪里发财？”

“澄湖市。”

“做什么大买卖？”

“搞建筑。”

“田老板抽支烟吧。”

“谢谢。”

一副拒人于千里的样子。

昨晚，田获稻把这几天赢的钱都输在天空塔下，另外还输了五万美金。李季说，你看这天空塔，就是一支抽血的针筒，凡是进来赌的都要被它抽干血。好说歹说，终于劝得田获稻在凌晨一点离开天空塔赌场，回到宾馆休息。这是田获稻出来旅游睡得最早的一次，今天早晨起来，果然显得容光焕发。

3. 一对红嘴黑天鹅游过来

在罗托鲁瓦湖边，“绿油油”举起相机对他俩咔嚓咔嚓只管拍，“获稻，你和小麦再靠近一点，噯，就这样，笑一点，茄子，好。别动，再来一张”。碰巧，镜头按下的刹那，一对红嘴黑天鹅游过来。好漂亮！

在奥希奈姆图，他们与大部队胜利会师。

杜小麦喊导游：“黎导，麻烦你给我们三人合拍一张。”

旅友们第一次在景点看到田获稻拍照，几个小孩子跑过来要跟他合影，他笑嘻嘻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还跟他们一样伸出食指和中指作出“V”字型。

温州解说：“我也要跟田董合一张影，只怕以后没机会了。”田获稻戴上墨镜，跟他并排站在毛利人的工艺品店前合了影。

温州解悄悄地跟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田董，昨晚上网查的。”

田获稻说：“浪得虚名，你千万别信。”

温州解说：“真是真人不露相，想不到我们团里还有你这样的亿万富翁。”

田获稻拍拍他的肩说：“以后有机会合作。”

温州解有些受宠若惊地说：“一定，只要田董看得起我。”

返回奥克兰的路上，导游带大家去当地的土特产商店购物，杜小麦甩手就买了十几条驼羊毛毯，还买了一箱箱的羊胎素、深海鱼油和玫瑰精油。

回到奥克兰市，参观环球免税商店，一座欧式古堡建筑，杜小麦再次狂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路易·威登、普拉达、古奇，从名表、手袋到女装，一一收入囊中。

几位上海女士看得目瞪口呆，没想到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女人，最后时刻出手竟如此凶猛。

晚上，杜小麦做主给旅友们加了大龙虾和海皇蟹，还有新西兰的长相思葡萄酒，孩子们是每人一客冰激凌。

几个叽叽喳喳的上海女人，这一顿最后的晚餐，倒是吃得鸦雀无声。

第二天清早去机场，大巴司机照例彬彬有礼地为大家放置行李。

开车后，司机放CD，先是轻音乐，再是华语布道，说着说着就荒腔走板，田获稻责问司机，我们是来新西兰旅游的，还是来听宣讲法轮功的。

听他这一说，一车人都从昏昏欲睡中惊醒过来。温州解对领队和地导说：法轮

功分子这么猖狂，我们不坐这车了，快给我们换辆车吧。

导游赶快换了一张CD，是中国民歌《好一朵茉莉花》，又一迭声给大家赔不是，说司机是台湾人，不懂大陆的规矩，望大家多多包涵。

三位上海女士不依不饶，说他是台独分子吧，别有用心的，我们坚决不坐他的车。说着，就要拿了随身带的行李下车去，其他人也纷纷跟着站了起来，准备下车。

导游急得直挠头皮，说换车肯定来不及了，要耽误大家上飞机的，这可是国际航班哪。

温州解说，误了航班也是你们的责任，谁叫他这么干的。

导游说我让他给大家赔礼道歉好不好？

司机只好停下车，铁青着脸一声不吭地站起来，面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待车子重新发动起来，车厢里传来悠扬动听的口哨声，“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旅友们纷纷热烈地鼓起掌来，田获稻却在后排把帽檐压得更低了。

4. 幸亏没做副市长

张蕙芳从家里出来时，正好碰到杜小麦。

杜小麦刚停好她的那辆白色宝马车，从后备箱里提出一只大旅行包，里面装了一条驼羊毛毯、一盒羊胎素和两瓶深海鱼油。

杜小麦说：“姨父，我和获稻刚从澳洲回来，给您和我姨拜个晚年。祝你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

张蕙芳说：“小麦，你们在澳洲玩得开心吗，那儿的风景很美吧？什么时候，我跟你姨娘也去逛逛。真羡慕你们年轻人，哪儿好玩，拔脚就走了，不像我们，年年守在家里过年三十，看春晚，吃年夜饭，二十几年不变，一点味道都没有了。春晚的节目，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三十晚上的饭菜，花样虽然越来越多，但吃来吃去，也就那个味，也是没新意。很郁闷哪。还是你们好，跑那么远，这个年，过得别有风味吧。”

杜小麦说：“是挺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风景确实很美。姨父，你和我姨娘应该多出去走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哦。人这一辈子，自己要懂得给自己找乐趣。”

张蕙芳说：“获稻在外面没麻将打，习惯吗？”

杜小麦笑着说：“一开始，还真不习惯，但过两天就好了，就习惯了。”

张蕙芳说：“小麦，还是你行，有办法，把他赌博的毛病治好了。往年过春节，哪一年他不是赌得天昏地暗，谁也劝不住，连市长也劝不了。还是你行，你治得了他。获稻这人，什么都好，就是爱赌，每赌又必输，输了，还跟人家掀台子。那年我去工棚里找他，他居然满脸都贴着纸条，跟自己的下属赌还输了好几千。三人抬他的轿他都不知道。”

杜小麦说：“他哪是不知道，他故意输给他们的，等于给他们再发一次奖金。那几个，都是他生死与共的弟兄。再说了，过年偶尔玩玩麻将，也不能算什么大毛病吧，市长也是太平洋的警察管得宽，放着那么多国计民生的大事他不管，偏管这样不搁油不搁盐的淡事。”

张蕙芳说：“你知道什么，那时市里就准备提拔获稻做副市长，当然要全面考察了。”

杜小麦说：“幸亏没做副市长，要不，跌的跟头更大，更爬不起来了。”

张蕙芳说：“说的是。你行，获稻娶了你，算他的造化。”又看着她手里提的旅行袋，说：“家里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好烟好酒多得没地方搁了，你们又破费做什么。”

杜小麦说：“我知道你不稀罕好烟好酒，我给你买的驼羊毛毯。这种驼羊生长在新西兰南岛的阿尔卑斯山三千米以上的高寒地带，是三个月左右的小驼羊羔皮做的，号称‘软黄金’，毛质光滑柔顺，像十七八岁小姑娘的皮肤。毛是中空的，冬暖夏凉，夏天只要把空调打开一会儿，凉气就会被吸收到毛皮里面，即使关上空调，人躺在上面仍能继续享受凉爽的感觉。又耐脏，即使被烟灰、茶水弄脏，只要拿起来抖两抖，就恢复如初。你用了肯定会喜欢的。”

张蕙芳问：“既然号称‘软黄金’，一定很贵吧？”

杜小麦说：“还好，一床也就一万元左右。”

张蕙芳说：“什么样的毛毯这么贵，亏你下得了手。”

杜小麦笑着说：“孝敬姨父姨娘，再贵也值。”

张蕙芳朝她挥挥手说：“你姨娘在家，你进去吧。我要出去走走，今晚月色

好，天气又暖和，我出去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说完又问她：“你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小麦说：“等获稻空闲一点。”

张蕙芳说：“再忙，结婚也是人生头等大事，也要抽出时间来办。”

杜小麦说：“那不过是个形式，办与不办，其实无所谓的。”

张蕙芳说：“瞎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结婚证一定要领，喜筵一定要办。改天我来和获稻说。”

张蕙芳顺着屋后的小路往上走，小路两旁是白果树和枇杷树，穿过果林，是大片的麦田。

月色溶溶，和熙的春风吹在脸上，像婴儿稚嫩的小手轻轻拂过。他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他听到麦子拔节的声音和沙土中蛰伏了一冬的虫子开始轻吟浅唱。他走得有些累了，一屁股坐在地头，掏出一盒“苏烟”和打火机，准备吸上一支烟，歇歇腿。不料，地上的一片碎瓦硌痛他了，他这才记起，这里原是田氏宗祠，他启蒙的学堂。那时，他们一群孩童，天天跟着田寅先生念“人之初，性本善”。田寅先生每天都起得很早，春耕夏种秋收，冬天农事闲，就背了只竹筐去拾粪。吃过早饭，换了鞋袜净了脸，再去义学教书。

田获稻的祖父不仅勤劳坚忍，而且是一位谦谦君子。可田获稻虽有乃祖坚忍不拔之志，却没有乃祖谦谦君子之风。他认为田获稻吃亏就吃在胆太大，锋芒太露，太有野心。自己年轻时虽然也胆大，也锋芒毕露，但好在没什么野心，所以跌的跟头不大。这是他和田获稻之间最根本的区别。田获稻一回国就打出两只榔头：一只铁榔头，是咄咄逼人的浙江商人；一只棉花榔头，是杜小麦的驼羊毛毯和她正在灌输给老太婆的甜言蜜语。

5. 小麦，你到底还要等什么呢？

张蕙芳回到家时，老伴田伯牛正在卧室里摆弄那床驼羊毛毯，见他回来了，忙对他说：“你来看看，这羊皮真好，真的像丝绸一样滑爽，躺上试试。”

张蕙芳用手摸了摸，果真光滑柔软，想起小麦说的像十七八岁小姑娘的皮肤，

就笑了。老伴问他笑什么，他说小麦这孩子还真孝顺。

伯牛说：“小麦还给你买了深海鱼油，对动脉硬化和胆固醇有很好的疗效，还有，喏，这是特地买给你的澳大利亚的红袋鼠精，是治疗前列腺炎的天然良药。要说小麦呀，她对你可真的很孝顺，就是自己的孩子，也没这样想得周到吧。你呢，别再跟获稻过不去了，九九归一，五亩园总有一天要开发的，迟开发不如早开发，给外人开发，不如让获稻开发。你老是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可是你嫡嫡亲亲的姨侄女婿，你不帮他，难道帮不相干的人不成？”

张蕙芳说：“你不懂，不要鸡一嘴鸭一嘴地乱掺和。”

老伴说：“我有什么不懂的，人家又不是来办厂，破坏环境，人家是建设新的五亩园，恢复历史上最繁华时期的五亩园景观，这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吗？”

张蕙芳说：“你信他吗？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土地拿到手，规划随便改，只要能赚钱，无论盖别墅还是修高尔夫球场，他们都能说出一套套的大道理来。”

老伴说：“我不信，获稻不是只认钱的人。就说当年吧，他把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拿回村里办厂，他图的什么？”

张蕙芳说：“人都是要变的，你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现在的田获稻，已不是当年的那个田获稻了。”

田伯牛说：“说来说去，还是你的心结解不开，你们张姓和田姓的过节，世世代代解不开。你不想让姓田的子孙来做这光宗耀祖的事情，可是你们姓张的呢，又拿不出这许多钱来。”

张蕙芳斥责老伴：“冬瓜缠了茄门里，这都猴年马月了，还提张田两姓那些陈年旧账干什么？”

老伴说：“你要是光明磊落，你就不要阻挡田获稻来开发，除了你，全村人都赞同，你还是别做独头的好。”

张蕙芳说：“独头怎么了？历史的经验证明，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他做的那个规划，要在古村落修高尔夫球场和跑马场，差不多把张陵和下屋头的住户都迁出去，我能答应吗？我可不想进了棺材还背一个出卖祖宗的骂名，让子孙后代戳着脊梁骨骂我。我困了，不跟你结葛萝多打嘴巴官司了。”

老伴给他打来一木盆热水，让他先泡脚，再拿一粒红袋鼠精胶囊给他。他说：这东西慢慢来，上面都是洋文，咱们看不懂，还是打电话问了水德再说。药再好，也不能乱吃。

第二天，老支书张蕙芳打电话问田获稻：“什么时候喝你和小麦的喜酒啊？”